

#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五)

日本小泉八雲著

梁指南譯

在吟詠雀鳥的英文詩歌底藝院裏，承接雲雀而最值得列在其次重要位置的是海鷗。我想你們會看出那些吟詠雲雀的詩歌完全是給我們表現那隻雀鳥底歌唱所與的歡樂底感覺。海鷗也給我們一種歡樂底感覺，不過這是另一種非常不同的歡樂——一種完全自由底歡樂。雲雀底歡樂乃在牠底歌唱裏，可是海鷗底歡樂却在牠底兩幅翅膀上。沒有一個詩人會讚美海鷗底啼聲，——至少是英國海鷗底啼聲；因為牠底歌調是很粗戾的，而且怪難聽的。我相信在日本把海鷗底啼聲，看作一種憂傷的聲響。有種海鷗叫起來的啼聲簡直同貓叫一樣；這種啼聲，並非難以言表，可以呼爲 *meows* (貓叫聲)。

( 1 ) 你們曾問，比起鷹鷂及其他的肉食鳥類，爲什麼寧稱海鷗是一種自由底樣式呢？鷹呀，鶴呀，還有兀鷲之類的兇鳥呀，誠然是某一種自由底樣式；但牠們不是那些遊宴於狂風暴雨之中的雀鳥。我說的並不是海鷹，也不是海鵝，或其他各種的海鳥；這些，真的，也是遊宴

( 2 )

於狂風暴濤之中，正如海鷗一般勇敢，或者有過之，然而牠們是比較少見的海鳥——詩人並沒有那「機會常常遇見牠們。就是一種水手們稱爲Stormy Petrel或Mother Carey's Chick-  
pep (海燕)的海鳥——一隻小的海鳥，每當狂飆暴濤之時，在離開陸地數百里之外的海洋中，便見牠們在波濤上戲舞——詩人亦甚少見過。但是海鷗則隨處可以看得見；而這隻海鳥之在波濤上面翻翻，衝進高湧的滔天的浪沫裏，與及不斷地與死亡嬉戲，却沒有什麼傷害的，那種自由態度，使人不能不興起多少詩底想像。別種雀鳥至少也需要一家人屋，一個山頭，或一棵樹，或一個窟窿之類來安置牠底居巢。然而海鷗，除了空氣和洋海之外，全然一無所需。吟詠這隻海鳥的最美妙的詩歌是斯溫班底致海鷗(To a Seagull)。全篇引錄則未免太長；我祇可選錄其菁華的數句詩而已。我們說雪萊自己亦不能臻此，實在並非過分之言；真的，斯溫班是英文學上歌詠海鷗的唯一詩人，誰也不能比得上他。

When I had wings, my brother,

Such wings were mine as thine;

Such life my heart remembers

In all as wild September.

( 8 )

As this when life seems other,

Thou'rt sweeter, than once was in mine;

When I had wings, my brother,

Such wings were mine as thine.

我底兄弟嚟，當我有羽翼，

這樣的羽翼是我底，同你底一樣；

這樣的生活我底心完全記憶

正如荒涼的九月一樣的

這個天時，當我們（現在）的生活似乎是別的，

雖則優美，却不是我從前的。

我底兄弟嚟，當我有羽翼，

這樣的羽翼是我底，同你底一樣。

Such life as thrills and quicquens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The silence of thy flight,

Or fills thy note's elation

With lordlier exultation

Than man's, whose faint heart sicken

With hopes and fears that blight

Such life as thrills and quickens

The silence of thy flight,

這樣的生活驚震和速動

你底飛翔底幽靜，

或將你底歌調之揚揚意氣滿充

了比較人底還要驕昂的歡踊，

人底脆弱的心厭憎

那些希望和恐慌毀傷了

這樣的生活，驚震和速動

你底飛翔底幽靜。

Thy cry from windward clanging

Makes all the cliffs rejoice;

Though storm clothe seas with sorrow,

Thy call salutes the morrow

While shades of pain seem hanging

Round earth's most rapturous voice;

Thy cry from windward clanging

Makes all the cliffs rejoice.

你從風向叫的啼聲鏗鏘，

令所有的巉巖騰歡；

風濤雖是將海洋被以憂愁，

你底呼號却把明天來祝候；

鷺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5 )

( 6 )

這時悲痛的陰影似乎開蕩

在人世底最歡樂的聲音之間，

你從風向叫的啼聲鏗鏘！

令所有的巉巖騰歡。

We, sons and sires of seamen,

Whose home is all the sea,

What place men may, we claim it;

But thine——whose thought may name it?

Free birds live higher than freemen

And gladier ye than we——

We, sons and sires of seamen,

Whose home is all the sea.

我們，水手底子孫和祖先，

我們底家鄉是海洋，

人們可以要求的地方，我們要要求；

但是你底要求呵——誰人的思想可能指定？

自由的雀鳥享生比自由人要高上，

你比我們要歡喜，——

我們，水手底子孫和祖先，

我們底家鄉是海洋。

我們讀此節詩時，鮮有曾忘記作這篇詩的詩人是一個偉大的水手底後裔，而斯溫班海軍上將(Admiral Srinburne)也就是他底祖先。我底意思並非說他很想讀者知道這個——全然不是如此；不過這事件亦值得我們記着。此詩底開首是一段從前的生活底回想——並非詩人底靈魂寄體於水手身上，却是寄體於一隻海鳥底身上當時的生活底回想，詩人接着又說——

( 7 )  
『我們英國人於水手底後人，同是先人；我們也是那些稱海洋為家的人底兒孫和祖父。真的，我們可憐的人類底存在物果如有權稱呼海洋為家的話，我們英國人正應當要求那種權利。但我們稱呼海洋為家的權利——比諸你又如何呀？何人可能想像出你對於那種特權的要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8 ) 求整個限度呢？我們自稱爲自由的英國人民；我們敢誇是世上的自由人？然而自由的雀鳥比自由人還要高上，而且雀鳥底生活較爲歡樂。』

有時候——狂風暴浪，海上沒有船隻行駛的時候，甚而英國人對於他們底海權也會懷疑起來。但在這樣的時候，海鷗特是歡樂的；因爲風浪帶來沉船底毀物，死物，還有許多好吃的東西，——雖然斯溫班並沒有這樣地說過。

海洋和狂飆着實駭煞人的；不論我們是怎地勇敢的，有些時候，當我們與死亡對面的時候，我們便要感到恐懼了。甚而最勇敢的軍人亦知他所當畏懼的事物，——畏懼是一種天然底情緒，是理性不能毀滅的。人人，最愚蠢的一種愚人除外，都要受畏懼支配，——我們稱一個人「勇敢」，是因爲他不顧這種天然底情緒，即使在危險的當前，行爲一若全然沒有危險這回事似的。一個人所以勇敢，全在他底意志之力。但在狂風暴浪的當前，凡人都需要他底一切勇力的時候，海鷗却反爲歡喜呢。

For you the storm sounds only

More notes of more delight

Than earth's in sunniest weather.



When haven and sea together  
Join strengths against the lonely

Lost bark borne down by night,

For you the storm sounds only

More notes of more delight.

因爲在你風濤響來不過是

更歡樂的更多的歌調，

歡樂過在向陽的天氣中大地底歌調：

當穹天和海洋一起

合力反抗幽寂的

黑夜生下來的失了的喧鬧，

因爲在你風濤不過是

更歡樂的更多的歌調。

( 9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a )

With wider wing, and louder

Long clarion-call of joy,

Thy tribe salutes the terror

Of darkness, wild as error,

But sure as truth, and prouder

Than waves with man for toy;

With wider wing, and louder

Long clarion-call of joy.

用了更大幅的翅膀，更大聲

的歡樂底曼長的號筒似的聲響，

你底種族歡祝黑暗底恐慌，

謬誤得真是狂妄，

却真實得非常的當，而且驕橫

過那將人作兒戲的波浪；

用了更大幅的翅膀，更大聲  
的歡樂底曼長的長筒似的聲響。

The wave's wing spreads and flutters,

The wave's heart swells and breaks;

One moment's passion thrills it,

One pulse of power fulfills it

And ends the pride it utters

When loud with fire that dunks,

The wave's wing spreads and flutters,

The wave's heart swells and breaks.

波浪底翅翼軒展而回翔，

波浪底心澎漲而裂破，

一息間的熱情激動牠，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一脈湧的氣力成遂牠，  
而且了結牠大聲表揚

的傲兀，震動生命，當

波浪底翅翼軒展而回翔，

波浪底心澎漲而裂破。

But thine and thou, my brother,

Keep heart and wing more high

Than aught may scare or smolder;

The Waves whose throats are thunder;

Fall hurlling each on other,

And triumph as they die,

But thine and thou, my brother,

Keep heart and wing more high.

但是你底和你，我底兄弟喇，

却將心和翅翼高高的保管，

高過無有什麼東西可以驚恐或分離；

波浪，牠們底喉嚨便是雷轟，

落下來彼此擊撞而響鳴，

一旦消失，便又獲勝，

但是你底和你，我底兄弟喇，

却將心和翅翼高高的保管。

More high than wrath or anguish,

More strong than pride or fear,

Than sense or soul half hidden

In thee for us forbidden,

Bids thee nor change nor languish,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14 )

But to live thy life as here,

More high than wrath or anguish,

More strong than pride or fear.

高過激怒或痛疼，

強過傲兀或恐慌，

高過強過在你之中一半隱藏

的感覺或靈魂，我們所禁阻的，

叮嚀你不要變更，亦不要沮喪，

祇是如此過你底生活，

高過激怒或痛疼，

強過傲兀或恐慌。

詩人在這裏作了一個比喻，一個人所有的生命底觀念，與一隻海鳥對於生命底認識之對照；一個人沒有一隻雀鳥那麼服從永恆的定律。是以人比雀鳥要軟弱些；人當把牠作為模範，從牠那裏學習道德教訓。何謂生命？生命不過是一個大海洋——生與死底大海——而我

們亦不過像海洋面上的海鳥罷了。若是狂風暴雨的天氣，我們便時常要尤怨。我們欲得永久的安息，長在的暑夏底天氣，無窮的安靜。這便是我們在此世間所以如此苦惱的緣故；我們欲得不可能的，與宇宙底定律違背的事物。海洋是永遠不能安靜的，——因為這樣便是死亡；生命是一大海洋，常常要在永久的激動之中，常常要為狂風暴濤洗滌。每鳥底靈魂却與人底非常不同；每當狂飄忽，怒濤激湧，這正是牠最快活的時候。

*We are fallen, even we, whose passion*

*On earth is nearest thing;*

*Who sing, and cease from flying,*

*Who live, and dream of dying;*

*Grey time, in time's grey fashion,*

*Bids wingless creatures pine;*

*We are fallen, even we, whose passion*

*On earth is nearest thing.*

我們是庸弱的，甚而我們，我們底熱情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在世上與你底最相肖；

我們歌唱，却不飛翔，

我們享生，却夢死亡：

蒼老的時光，擺着時光底蒼老的模形，

宣示我們沒有翅翼的生靈衰頹了：

我們是庸弱的，甚而我們，我們底熱情

在世上與你底最相肖。

那就是說，『我們詩人，一切人中最與海鳥同樣地愛好自由。愛好人世底歡樂。和自然律底認識的，——甚而我們詩人亦是一半的懦夫。我們畏怯生存。我們歌唱，可是不久便要疲累了；我們尋求快樂——可是我們却又常常顧慮死亡。這或者是因為我們缺乏翅翼能；及至我們老了，我們在自然底爭鬥場中漸加感得自己之軟弱無能。然而在你呵，哦海鳥，競爭是歡樂，爭鬥亦不過是勝利罷了。』

*The lark knows no such rapture,*

*Such joy no nightingale,*



As sways the songless measure

Wherein thy wings take pleasure;

Thy love may no man capture,

Thy pride may no man quail;

The lark knows no such rapture,

Such joy no nightingale.

雲雀不曉得這樣的歡樂，

夜鶯也不曉得這樣的喜悅，

像那沒有歌唱的海洋波湧，

你底翅膀便享樂其中：

你底愛情許是無人迷獲，

你底傲兀也許不會使人短氣；

雲雀不曉得這樣的歡樂，

夜鶯也不曉得這樣的喜悅。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18 )

and we whom dreams embolden,

We can but creep and sing

And watch through heaven's waste hollow

The flight no sight may follow

To the utter form beholden

Of none that lack thy wings

And we, whom dreams embolden,

We can but creep and sing.

然而我們，夢魂所鼓勵的我們，

我們祇能蠕動，歌唱，

祇能透過太蒼底荒寂的穹空守望

那目力不能窮究的飛翔，

極目絕對的邊境看見

無一不需要你底翅膀：

然而我們，夢魂所鼓勵的我們，

我們祇能蠕動，歌唱。

Our dreams have wings that falter,

Our hearts bear hopes that die;

For thee no dream could better,

A life no fears may fetter,

A pride no care can alter

That wots not whence nor why.

.....

我們底夢魂具有震搖的翅翼，

我們底心腔負有死亡的希望；

可是你，沒有夢魂可能增益

—— 羅曼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 20 )

一個沒有恐懼可以約束的生命，

亦不能增益一個沒有憂慮可能更移的傲兀，

却不識何據，何因。

.....

Ah, well were I for ever

Wouldst thou change lives with me,

And take my song's wild honey,

And give me back thy sunny

Wide eyes that weary never,

And wings that search the sea;

Ah, well were I for ever

Wouldst thou change lives with me,

啊，我要永遠心滿意足，

要是你肯與我調換生命，

將我底歌底野蠻取了，

並且交還我你那雙光輝的

媚野的永不疲闔的眼睛，

與及那幅尋覓海洋的翅膀；

啊，我要永遠心滿意足，

要是你肯與我調換生命。

這是一首很高尙的詩——如此瑰麗佳美；我們若果再援引別一首吟詠同一題目的詩歌，真是未免一件扼腕之事了。的確沒有別一首吟詠海鳥的英文詩些微可與牠比較的。我現在還是轉過來談談吟詠雀鳥——各種的雀鳥的雜詩罷。詠鶴(Crane)——或稱鶴(Shrike)，如果你們喜歡這樣子稱呼的話——的詩歌該是投洽日本人底興味罷。這也許是吟詠鶴的詩歌中最精美的一首短詩，是一個大詩人德·塔勃萊(Lord De Tabley)·原名華倫(John Leicester Warren)，作的……

### THE PILGRIM CRANES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漂泊的鵝鵝

( 22 )

The pilgrim cranes are moving to their south

The clouds are herded, pale and rolling slow,

One flower is withered in the warm wind's mouth,

Whereby the gentle waters always flow.

漂泊的鵝鵝遊往南方，

浮雲簇聚，蒼白色，慢慢的飄游。

溫暖的風口裏一朵花凋亡，

那裏幽柔的河水長流。

The cloud—fire wanes beyond the lighted trees,

The sudden glory leave the mountain domes,

Sleep in the night, O anguish mine, and cease

To listen for a step that will not

雲火在遠處的光照的樹上衰滅，

驟然，榮光辭別山峰；

在夜裏想眠罷，我底耳痛啣，並且止絕

諦聽一種不再回來的足聲。

鶴鶴飛向一邊，一種情景對於西方的詩人特別留下深深的印象；至於惋悽的鶴唳常常在詩歌上亦可引述。例如，郎弗老(Longfellow)，在描寫鮑特爾(Baldur，北歐神話之神)底死，形容言示這個淵底死之哀號——

Like the mournful cry

O' upward sailing cranes.

宛若飛向落日方面的鶴鶴

底悽惋的唳聲。

(23)  
要不是如此，鶴鶴在詩歌上就很少出色了。牠們大半是以點綴風景底瑣細的繪描——一種自然底，或自然所引起的情緒，繪描顯著。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這在許多的吟詠別種雀鳥的詩歌亦是如此——甚而在渥茨渥斯底詩歌亦然。渥茨渥斯作有許多詩，歌詠畫眉呀，紅胸的知更鳥呀，梅花雀呀，雲雀呀——我們曾經援引過的吟詠鴉鳩和夜鶯的詩除外。但我並不以為這些詩中可有一首是值得我們引用的；牠們並沒有表現渥茨渥斯底至善至美，否則又與我們底論題不相關涉。吟詠畫眉的那首詩是很綺妙的；但我在去年已給你們引用過——此詩抒寫一個村女在倫敦一家富戶受傭為僕，聽聞籠中一隻畫眉婉轉，忽然思念她故鄉的家宅，她從前還是一個女孩的時候就在那裏曾經聽過這同樣的雀鳥底歌唱。吟詠梅花雀和紅胸的知更鳥這兩首詩並不大好——又庸俗，又無神采。除外渥茨渥斯還有一首詩是歌詠一隻鷹的，亦非佳作——雖則詩中含有一點非凡的寓意在內。詩題杜奈爾利城之鷹 (The Dunollie Eagle)。當渥茨渥斯遊覽杜奈爾利城的時候，他聽見籠中一隻鷹而憐之。有一天鷹飛逃了；他因而為牠歡祝。然而那隻雀鳥多年困在籠中，牠飛逃了，可是因為驚於牠底新自由，於是又飛回來受制於人。這件小小的事端便興起渥茨渥斯寫成他那首詩——其實那是一首論奴役底劣根性的詩。不過論到詠鷹的詩歌，我想再沒有比丁尼生這六行詩更綺麗的了：

*He clasps the crag with crooked hands,*



( 25 )

Close to the sun, in lonely lands,  
Ringed with the azure world, he stands.

他（鷹）用彎鈎的爪抓緊巉巖。  
接近太陽，在孤獨的地方，  
蔚藍的世界環繞着他在那裏兀站。

The wrinkled sea beneath him crawls,  
He watches from his mountain walls,  
And like a thunderbolt he falls.

縐紋的海水在他下面徐蕩，  
他從他底山壁上眺望，  
像一陣掣電似的，他倏然飛降。

這數行詠鷹的詩句甚爲人家大大的嘆賞——其實牠們是堪當如此褒美的。一個人如果未曾從高山俯瞰風景，他決不能寫出這樣的詩句。你們要是站在這樣的高峰上，俯覽四周，

雀鳥在英文詩歌上的地位

不消說，人世石來比在地下所見的更遼闊得多；但這樣還未了呢——並且看來一遍蔚藍。所有的遠景絢爛則皆作蔚藍之色，地平線亦顯現得極綿邈，極高渺。這時你們若果瞰臨洋海，便要望見波浪祇像細碎的縐紋，慢慢地蜿蜒地徐蕩着，彷彿毛蟲底蠕動。譬如站在富士山頂，我們便可以不完全地想像飛鷹從山峰的峭壁上所見的人世是怎樣的了。但是，記着，我們祇可以不完全地想像牠，因為沒有人，就使他戴上一副很精微的望遠鏡，可能像一隻鷹所看見的一樣瞭明。牠具有一種非常的目力，可以隨意將眼睛望遠視近——為底可以得到一個由一里至九十里距離的遠近底焦點。比方從富士山頂俯瞰，你們就難望見山下平原的大樹了。但飛鷹，就從再十倍的高度上，甚而地上走過一隻小鼠，牠亦能清楚地望得見。丁尼生這首詩至今仍是巨大的，因為牠給我們表現一種從高處瞰望的感覺，雖然所根據的不是飛鷹底目力而是我們人類底視覺。

(未完)

# 張委員

家 械

「喂，演說稿該擬好了？你看，十點一刻，再遲些，恐怕時間要不夠我預備了！」張委員催着那位秘書說，態度很有些焦急了。

今天下午的陣亡將士追悼會，張委員是少不了要登台演說的。日期是定了好久了，所以來得並非「猝不及備」，但張委員是「貴人多忘事」，加之近來上下層工作的紛繁，女同志間交際的忙碌，確乎能使他丟在腦後。假使不是今晨追悼會籌備處的那張通知書，簡直這「臨陣磨槍」的工夫也做不到了。

「一下就行，只等收束了！」秘書停了筆回答。

「成了，你看！」十分鐘後，秘書站了起來。

張委員接過來，看了兩行，似乎有些模糊，乾脆的說，就是「不懂」。本來張委員從前提倡過「打倒智識階級的，後來雖因為這樣有些「化的嫌疑」，曾經一度自己收回他的成命；實際上却仍舊抱着「姓張的看不懂文章，也做了委員」的主義，所以他督責秘書道：

「你讀吧！字跡模模糊糊的！」

張 委 員

二七

「是，是！」秘書覺悟了自己還沒有了解張委員的脾氣。接着他讀了：

「諸位同志，在這青天白日旗飄揚於全國的今天，諸位同志，是何等的快樂，是何等的狂熱！試想想看，這是誰給我們的恩惠？這不是數千萬武裝同志，血戰沙場，奮鬥的結果麼？在這數千萬的同志中，正不知多少，爲了奮鬥，把生命犧牲了！他們爲什麼願意犧牲，爲的是替我們造成幸福！我們怎樣才能報答他們的盛意呢？」

「咳！——無定河邊骨，春閨夢裏人」……」

「呸！不行！誰要你掉文弄字的？封建思想，封建思想，要不得！」張委員大大的不耐煩了。

「可以改的……」

「張委員，一區的常務委員在會客室裏求見！」聽差走了進來。

「你對他說，我有要公要辦，請他明天來吧！」

「但他說有非常重要的事請示，今天總得見一見！」

「哦……」張委員抽了口氣，兩腿勉強把身子運出去。

「有什麼事與我商量？」張委員的眉尖皺得很緊。

「敵區裏有幾個搗亂分子，鬧得太不成話了！我們實在沒法擺佈，所以想請示一個辦法。」

「搗亂！混帳！」張委員略一停頓，抽了一口氣說，「不過，今天省裏有密電來，要我趕辦一件事，實在不得空兒，並且剛才所說的事，我也得考慮一個周密的辦法才行，改日再談吧！」

「非換不可！」張委員又立在秘書的旁邊了，「你想，現在一切都要民衆化，你這「無定河」「有定河」的，一般民衆誰來懂你！」

「是，我已改好了。」

秘書已把修正稿完全讀了。好在篇幅不長，張委員把難讀的字一一問明；自己指手劃脚，像練戲般的獨自讀着做着。

在張委員，不知是詰屈聱牙的字太多，還是近來腦筋的不健——其實他的腦筋沒有健過，從前因爲不用，所以連自己也不知道了——總不容易記誦。他有些懊悔，不該太粗心，把這件事忘了，否則，早些預備，總是從容些。

「張委員，李女士在會客室等見。」聽差又進來了。

( 30 )

「哦……」張委員又抽了口冷氣。現在却爲難了，不見李女士，於戀愛的前途有損害，不諳熟演講稿，於自己面子有關。於「戀愛」和「面子」兩問題，在張委員不健的腦筋裏交戰着，結果是「戀愛」問題占利了。

張委員的眉尖放開了，因爲李女士白哲柔腴的手，已在他的掌握中了。

「三四天不見了，你忙得很啊？」這自然和「做區裏……」的音調有天壤之別。

「正因爲事情太忙，否則我早就要來看你了！」

「今天有工夫麼？趙園去看荷花，怎樣？」

「哦……沒有事。同行就是了！」當時那演講稿的問題，雖會在他不健的腦筋裏一閃，但給「我姓張的，讀不熟演講稿，不見得會丟了飯碗！」打消了。

荷花是盛開着，張委員和李女士並排坐在池邊。他看見池裏的水，聯想到河，而無定河，而演講稿了。

「乘這機會，再看一回吧。背熟了總是好些。」他在想。

張委員從口袋裏掏出稿子來。

「諸位同志……」

「啊唷！這樣用功！」李女士似乎有些不高興了，

「並不是用功，有一位朋友，他做了這篇交章，叫我修潤了要去發表，不給他看又難爲情，不得不抽空看一看，敷衍敷衍——不看也行。我與你談話吧，哈！哈！」

「縣黨部常務委員演說！」節目已高高的唱過後，接着是一陣震天價響的掌聲。張委員的演說稿，確乎沒有背熟，略記的幾句，已隨掌聲同逝於九霄雲外了。

「管他呢！硬硬頭皮！」他自己壯了壯膽，兩腿運着身子上台了。

一九二八，七，三，夜。

# 新 書

( 2 )

一九二八年度出版新書

小說(剋作與翻譯)

幻象的殘象	迷羊	管他呢	入五後	西山之雲	支那女兒	春痕	殘夜	胡蝶	劫灰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	郁達夫著 實價五角	芳草著 實價五角半	沈從文著 實價五角	李健吾著 實價四角	劉大述著 實價五角半	沈君著 實價三角	倪貽德著 實價五角	許欽文著 實價三角半	沈君著 實價三角

春潮	顯克微支小說集	飢餓	霸都亞納	浮士德	裁判官的威嚴	婚後	窄門	痴人之愛	英國短篇小說集	紅笑
張友松譯 實價九角	魯彥譯 實價五角	張采真譯 實價六角	李劫人譯 實價五角	顧綬昌譯 實價五角	朱溪譯 四角半	張友松譯 實價五角半	穆木天譯 印刷中	楊騷譯 印刷中	朱湘譯 印刷中	袁家華譯 印刷中



# 青春怨

康嗣羣

姑娘！你記得那時罷！

我們是多麼快活：

我是青春的年少，

你却也正是花兒才蓓蕾。

那知道什麼叫煩惱？

那時，我在你的眼中，

看見青春在微笑。

姑娘！那時你是多麼美妙：

你有秀美的眼睛，

和紅色艷麗的嘴唇；

我便在你那唇兒上，

認識了這最苦痛的人生。

那時我所有的是：

青春的年少，

和年少的青春。

可是，如今牠們都飛去了，

只剩下我孤獨着——無限的寂聊。

昨天，便是那最可詛咒的昨天；

我看見了你，

和那你已經失去了的青春。

你那褪色的芳唇，

( 33 )

青春怨

三三三

蓬鬆的長髮；

你那消瘦的面龐。

更和你那雙秀麗失神的眼睛。

使我無限的悲傷，

啊！原來這才是一個悲哀的夢的青春！

姑娘！我們都已失去了我們的青春，

我們該是多麼怨恨——多麼傷心。

可是姑娘！收起我們的淚！

來！走向那照過我們青春的鏡前，

攜手一同笑笑——笑一個青春的笑；

便在那鏡中，

留下了我們的青春和青春的微笑。

姑娘！來舉起我們的酒杯，

盡情的歡笑。

直到那銀燭燒了，

雞兒高叫。

來噯！姑娘！

一九二八：五，二。于上海

# 隨感錄

## 一七三 雜記一則

無名氏

今天接到創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翻開來便先讀了王獨清先生那首長詩，現在把我讀後的感想隨便寫一寫，

這詩的頭兩首說，他曾遇着一個什麼人，給了他很大的感動，於是他就拋棄了無聊的感傷而變成革命的一員。底下接着便是好幾首革命的詩歌。我讀完這幾首，覺得合報紙上的記事差不多。所不同的，就是一短行一短行排列起來，每行尾上用一個腳韻。我自知我是個不懂詩的人，不過假若有人告訴我說這就是詩，凡詩都是這樣的，那我每天看點新聞就滿足，再也沒有讀詩的必要了。說到這首詩的感動力上，就更不像話。我想革命詩人獨清先生寫這詩的目的，一定是爲的感動人去革命的。但是我讀這詩的時候，總禁不住發笑。這或者是因我的感受性麻木，腦瓜子是石頭。不過我還有另一個解釋，就是：假若獨清先生那幾首詩所表現的事實，是作爲記事，登在報紙上的，我相信我看了一定氣得肚大如牛；但是何以用詩

( 35 )

歌來表現，反使我發笑呢？這就是因為他寫的不是詩，而是用滑稽的表現法敘述一件事實。舉個例吧：假如我們幾個人屋裏。坐着聽着外面槍聲，正在驚駭的時候突然從外面跑進一個朋友來，向着我們高聲的唱道：

你們幾個靜坐在房中，

聽沒有聽見外面的槍聲？

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又在那裏屠殺我們遊行的民衆。

我只吃了警察一棒，

噯！真痛！真痛！真痛！

.....

我們那時能禁得住一笑嗎？但如果那位朋友很莊重的告訴我們說：「你們沒有聽見槍聲嗎？帝國主義的走狗又在屠殺民衆了！我也挨了警察一棒」。我們那時要發生什麼樣的反應呢？我想不用我絮說了，

在編輯後記裏說，這位王獨清先生的詩是他們（創造社的同志）的感激的喜悅，我則說是我

們（或者我只能說我一個人，因為我不知有沒有和我同感的）滑稽的喜悅。

七月二十七日

## 一七四 寫給死了的「阿Q」

昌派

阿Q，我現在寫了這篇東西給你，因為我很替你不平的緣故。可是，聽說無論寫什麼給死了的人看，總得到墳前去燒才行。然而你是個被槍決的，多半是沒有墳，即使有，我也不知在那裏，所以不能拿到你底墳前去燒，祇能在語絲上占一點地方發表出來，請你原諒吧。你不是不認識字的麼？不要緊，你可以去找你的朋友，——和你同伙去偷東西，又是先你而被槍決的那個朋友，——來念給你聽好了。

(37)

我家離未莊很遠很遠，我也沒會過你的面，可見得我是不會諷笑過你底癩瘡疤，更不會揪過你底黃辮子在壁上碰響頭，你總可以相信我的這篇東西，不是拿你開玩笑了吧。我之所以能夠知道你底「行狀」，是因了魯迅先生替你作的正傳。我初次看這正傳時，看到你因「區區」的姓趙問題，被趙太爺給了你一個嘴巴，說你不配姓趙，我很替你抱不平，看到你被人揪着黃辮子在壁上碰響頭，更不平，再往下去看，不平的事多了，總之，阿Q，你的一

生真值得可憐啊！

自從你的正傳刊行後，轉眼又再板，又三板，四板，……，到現在已是九板了。通中國差不多沒有不知道你的了，而且你又被委(?)爲中國民代表。不但這樣，你的正傳還有譯本，俄文的，法文的，英文的，……，我真高興得什麼似的，以爲你底名頭竟因得以傳播世界了。你總可以自豪於地下了吧。然而，不幸得很，不知究竟因爲什麼，也許是你底生辰八字沖犯了姓錢的吧，你生前挨過錢太爺的大兒子手裏的「哭喪棒」；死後又被一位錢先生（當然是和假洋鬼子毫無關係）在太陽月刊上硬把你底中國農民代表資格給革掉了，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情！

阿Q，真的，你底運氣怎麼這樣糟啊！老實說吧，位高則危，你懂麼？你在生時不也經驗過這種情況了麼？不過獸頭獸腦的你，不覺得罷了。你由城裏回來時，對未莊的人說是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聽的人不「都肅然了」麼？及至到你說不高興再幫忙了，聽的人不又都「快意」了麼？這種幸災樂禍的忌嫉心理，不但在你生前的時候有，在你死後十多年的今日也有，不但有而已，甚至於用文字表示出來。你要不是名聞世界，那末，你這個農民代表的資格，當然是無可非議了，可惜的就在太聞名了一點。

然而還不要緊，你不要太焦急，聽我告訴你一件消息：錢先生提出要革掉你的農民代表資格，不久的工夫，天津有一位青見先生不贊成，他說北方的農民你可以代表，至少可以多代表幾年；青東又有一位修善先生附和說，南方的你也可以代表。觀此，你底代表資格一時還不至於動搖，你大可以安心了吧。地下的酒舖要現錢麼？如能賒，多喝兩碗黃酒，多唱兩句小孤婦墳吧！

一九二八，七，廿七夜午。

# 新書

( 3 )

一九二八年度出版新書

詩歌戲曲與童話

萬物由來的傳說	名人的故事	民間趣事	巧舌婦的故事	鏡中世界	新仔婿故事	呆女婿故事	歐洲童話集	波斯故事	十二姊妹
林蘭編 印刷中	林蘭編 印刷中	林蘭編 印刷中	林蘭編 印刷中	程鶴西譯 印刷中	林蘭編 實價四角	林蘭編 實價四角半	張昭民譯 實價五角	章鐵民譯 實價四角半	袁家驊譯 實價六角

最後的五分鐘	戰鼓	吳聲歌	追尋	影兒	心曲	絳洞花主	她的天使	種樹集	迷離	露絲
趙元任譯 印刷中	印刷中	建功輯錄 印刷中	天心著 印刷中	林懋著 印刷中	楊驥著 印刷中	印刷中	楊驥著 印刷中	衣萍著 印刷中	楊驥著 實價三角	謝嘯著 實價四角



# 通信

## 其一

編者先生：

由最近一個上海的朋友告訴我，「滬上的文藝界，近來爲着革命文學的問題，鬧得十分騷。」有趣極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後，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爭論過。但鬧得並不「騷」，戰區也不見擴大，便結束。大約除了成都，別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41)

這爭論的起原，已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雙方的主體——贊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懷疑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是九五日報社。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峙；接着因了國民政府在江一帶逐漸發達，成都的革命學家，便投機似的成立了一「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產階級的文學。而後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談革命文學」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於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家的怒，兩面的戰爭，便開始攻擊。

(4)

至於兩方面的戰略：革命文學者以爲一切都應該革命，要革命，有進步，才順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餘孽，帝國主義的爪牙。同樣和創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爲根據的。——可是又無他們的澈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并爲一談。——反對者承認「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爲文學上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聖不可侵犯。且文學不應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爲藝術而藝術」的說法。加入這戰團的，革命文學方面，多爲「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系，則半屬不相識的朋友。

這一場混戰的結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線，自願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

關於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只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很可觀。據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面，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只算預備將來「文壇的掌故」起見，並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面的意思。

廢話已說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

撰安！

徐勻十七，七月，八日，于重慶。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確切了，是丁丁編的）的餘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又一幕。至于「囂」與不「囂」，那是要憑耳聞者的聽覺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但向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蔣光X（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王獨清領頭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鴻荒。但前幾天看見K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月號），纔知道潘集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的。

含混地只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澈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却確是無產階級文學，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階

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鬥爭文學，一講鬥爭，便只說是最高的政治鬥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前就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並且根據了資產社會的法律，請律師大登其廣告，來嚇唬別人了。

向「革命的智識階級」叫打倒舊東西，又拉舊東西來保護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聲，却不肯喫一點革命者往往難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備，並且左右不同，連葉靈鳳所抄襲來的「陰陽賊」，也還不足以淋漓盡致地為他們自己寫照，我以為這是很可惜，也覺得頗寂寞的。

但這是就大局而言，倘說個人，却也有已經得到好結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開步走」和「打發他們去」，又改換姓名（石岸生）做了一點「踏魯迅」之後，據日本的無產文藝月刊（戰旗七月號）所載他就又走修善寺溫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沒有），並且在那邊算為「可尊敬的普羅塔利亞特作家」，「從支那的勞動者農民所選出的他們的藝術家」了。

魯迅。八月十日

## 其二

魯迅先生：

侍桁先生譯林癸未夫著的文學上之個人性與階級性，本來這是一篇絕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觀的問題，理論未免是勉強一點，也許是著者的誤解唯物史觀。他說：

「以這種理由若推論下去，有產者的個人性與無產者的個人性，『全個』是不相同的了。就是說不承認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有共同的人性。再換一句話說，有產者與無產者只是有階級性，而全然缺少個人性的。」

( 45 )

這是什麼話！唯物史觀的理論，豈是這樣簡單的。牠的理論並不否認個人性，因此，也不否認思想，道德，感情，藝術。但以性格，思想，道德，感情，藝術，都是受支配於經濟的。林氏的文章是着意於個人性，我們就以個人性而論。譬如農村經濟宗法社會裏拿妻子為男子的財產，但是文化進步到今日的社會，就承認妻子有相當的人格。這個觀念，當然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雖然是共同，却並非天賦的，仍然逃不了經濟的支配。有產者和無產者物質生活上受經濟的影響而有差等，個人性同樣地受經濟的影響而却是共同的。並不是

( 46 )

有產者和無產者人性的共同而就是不受經濟制度的影響了。

林氏以此而可以駁唯物史觀，那末，何以不拿『人是同樣的是圓頂方趾，要吃飯，要睡覺，是有產者和無產者所共同的』而來駁唯物史觀，爽快得多了。

最後，我須聲明：我是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職工。因為是職工，所以學識的謙陋是誰都可以肯定的。這文中自然有不少不能達意和不妥之處。但我希望有更了解馬克思學說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一打仗。

因為避學者嫌疑起見，以信底形式而寫給魯迅先生。能否發表，是編者的特權了。

愷良於上海一九二八，七，二八。

愷良先生：

我對於唯物史觀是門外漢，不能說什麼。但就林氏的那一段文字而論，他將話兩次一換，便成爲「只有」和「全然缺少」，却似乎決定得太快一點了。大概以弄文學而又講唯物史觀的人，能從基本的書籍上——鈎剔出來的，恐怕不很多，常常是看幾本別人的提要就算。而這種提要，又因作者的學識意思而不同，有些作者，意在使階級意識明了銳利起來，就竭力增強階級性說，而別一面就容易招人誤解。作爲本文根據的林氏別一篇論文，我沒

有見，不能說他是否因此而走了相反的極端，但中國却有此例，竟會將個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謂個人性），個人主義即利己主義混為一談，來加以自以為唯物史觀底申斥，倘再有人據此來論唯物史觀，那真是糟糕透頂了。

來信的「喫飯睡覺」的比喻，雖然是笑話，但說羅茲基曾以對於「死之恐怖」為古今人所共同，來說明文學中有不帶階級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實是差不多的。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經濟」（也可以說根據于經濟組織或依存于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着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

有馬克斯學識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贊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

魯迅。八月十日。